

潛

書

上篇上



唐子
潛書

光緒三十三年
八月山東全省
官印書局重刊

古之立言重世者必有卓絕之識深沈之思蘊積於中多不可制吐而爲辭風發泉湧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故能歷千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說雷同之弊近代文人如林而胸有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掇拾衆說稍藻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枵然無所有者文之弊極矣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卽罷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證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學道奮以聖賢爲歸默證潛修多所自得不得爲應酬之文意所欲言則言之每一篇出人爭傳寫余未深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壻王生出潛書一編屬余爲序讀而嘆

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無立言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胸懷不假繩削而氣充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尙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資之深故信之篤蓄之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閱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敬作萎蕙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先生蜀人父亨予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齎志以沒家族燬于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壻哀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舊史氏松陵潘耒撰

潛

書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裴徊者久之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譔且請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甯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謂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旣訖不禁掩卷而歎也當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寓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荀卿爲蘭陵令旣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

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真之辭以
蛆蠹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苟孟並稱豈不甚哉漢成
哀間蜀人揚雄以詞賦爲雕蟲小技悔其少作發奮著書好以
艱深之語文淺易之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
牛場用則實五稼保邦民否則牴糞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
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蘇長公極
詆其陋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高而果於大言子雲
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
章以冀必傳於後而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唐君之書分
爲上下篇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

乎其大與致良知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儉棉桑
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蠹聖人之道者大異至
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
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舉又加淮陰將
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
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昔李
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
之女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
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康熙四十二年癸
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潛書目錄

上篇_上

辨儒

尊孟

宗孟

法王

虛受

知行

性才

性功

自明

充原

居心

除戾

病獲

悅入

恆悅

七十

無助

思賁

敬修

講學

勸學

上篇下

取善

有爲

良功

格定

去名

五經

非文

知言

鮮君

抑尊

得師

太子

備孝

明悌

內倫

夫婦

居室

誨子

善施

交實

食難

守賤

獨樂

養重

居山

貞隱

大命

破崇

博觀

下篇

上

尚治

富民

明鑒

考功

爲政

存言

權實

格君

任相

善功

遠諫

卿牧

善任

省官

制祿

達政

更幣

匪更

用賢

六善

恤孤

善遊

主進

柅政

下篇

下

脩貧

教蠶

省刑

名稱

除黨

賤奴

醜奴

去奴

恥奴

女御

吳弊

全學

五形

審知

兩權

受任

利才

仁師

室語

止殺

厚本

有歸

潛存

潛書目錄終